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 第五十七回 避難巧救遇難人 雷陳誤入黑賊店

話說濟公在酒館吃完了酒飯，沒錢會鈔，掌櫃的正不答應，簾櫳一起，進來兩個人。前頭這位身高九尺，膀闊三停，頭戴青緞壯士帽，身穿皂緞箭袖袍，腰繫絲鸞帶，足登單青薄底靴，面似烏金，重眉闊目，高鼻梁，四字方口，這位乃是臨安城鳳山街的天王鄭雄，帶著有幾個從人。後面跟著一位武生公子打扮，俊雅人品，此人姓馬名俊，綽號叫做白臉專諸，原籍是常山縣人氏，為人最孝老母。他跟鄭雄是因同年至好，馬俊由常山縣來到臨安探望鄭雄，見鄭雄的母親雙目覆明，因問鄭雄說：“老太太的眼睛怎麼好的？”鄭雄把做壽，濟公怎樣治好的話，一一述說一番。馬俊一聽，說：“靈隱寺濟公既能治眼，現在我娘親也是眼睛看不見，何妨勞兄長同我去代求求濟公？”鄭雄答應“可以”，二人同到靈隱寺一問，說不在寺內，聽說濟公被臨安太守趙鳳山請到昆山縣治病去了。二人無奈，回來後又連找數次，並未遇著濟公。馬俊要告辭回家。鄭雄說：“我同賢弟去逛一逛。”收拾行囊，買了許多的東西，帶著幾個家人，二人一同起身。這天走在道路上，陰天飛細雨。前面是鎮店，到了街上，見有酒館，鄭雄說：“賢弟你我吃盃酒罷。”二人便進了酒館。往裏走，聽後面一嚷，鄭雄抬頭一看，正遇了濟公，趕奔上前，忙行了禮說：“師父一向可好？”柴、杜二人一看，是認得的，說：“鄭大官人，你二人從哪裏來的？”鄭雄一看說：“二位頭目為何這樣打扮？”柴頭說：“我們辦緊要機密事。”鄭雄說：“師父囑甚麼？”和尚說：“哎呀！欺侮死了我也。”鄭雄說：“哪個敢來欺負你老人家？”和尚用手一指夥計說：“就是他。”嚇得夥計就跑。柴頭說：“鄭大官人你莫著急，且問為甚麼欺侮他老人家？”鄭雄說：“師父，為甚麼欺侮你老人家？”和尚說：“吃完飯不放我們走，祇管要錢。”鄭雄一聽，倒也好笑，說：“吃了人家東西，哪有不要錢的人？這也不算欺侮你。吃多少錢，我給還便了。師父，你出門為何不帶錢？”和尚說：“甚麼不帶錢，帶著二百兩銀子。”柴頭說：“帶的二百兩銀子，他都施捨了，一文錢沒有留下。”鄭雄說：“師父，既沒錢不要坐下就吃，這幸虧我來，我若不來呢？”和尚說：“你若不來，我就不吃了呢。”鄭雄一想：“這倒好，算計好了，吃我的。”連忙叫過馬俊來引見，另整盃盤，連柴杜二人一同坐下吃酒。

方纔坐定，就見簾櫳動處，進來兩個人，前頭這位文生公子打扮，人品俊雅，頭戴藍綢頭巾，身穿翠藍袍，白襪雲鞋，儒儒雅雅。後面跟定一人，頭戴青緞軟帽包巾，身穿青小夾襖，腰束鈔包，青夾褲，白襪子，打繡腿鞋，外罩一件青綢子銅釐，面色青白，兩道門雞眉，一雙鷗口眼，鷹嘴鼻，兩腮無肉，長得免頭蛇眼，龜背蛇腰。濟公一看，就知道這個不是好人。

書中交代，前頭這位公子，原來是龍遊縣人，姓高名廣瑞，在龍遊縣北門外開高家錢舖，家中很稱財主。原來三房合一單丁，伯、叔、父親就是高廣瑞一人，三房給他娶了三房媳婦，誰生養兒子，算誰院君之後。這高廣瑞的舅舅，在臨安城開綢緞舖，高廣瑞在他舅舅舖子學習買賣。這天他要告辭回家，他舅舅說：“你要離不開家，你就不用來了。”高廣瑞說：“不是我戀家，我昨天做了一夢，甚怕。夢見我祖母死了，我不放心，到家瞧瞧就來。”他舅舅給了他十兩銀子盤費，他自己還有二十多兩銀子，由臨安起身。到了那千家口，在飯舖之中吃飯，過來一位老者說：“大爺，賞我幾個銅錢，讓我吃點東西。”高廣瑞一看，老者須發皆白，甚為可憐，說：“老者，你那邊吃頓飽飯，我給錢便了。”老者吃飽了要走，高廣瑞打開銀包，拿了一塊銀子，給了那老人，然後給了飯錢。剛要走出飯舖，過來一個人，穿一身青，說：“客人賞姓？”高廣瑞說：“我是龍遊縣的，我姓高。”那人說：“我姓王，名貴，也是龍遊的人氏，咱們是鄉親呢。方纔那老者我看他不是好人，他是山賊的探盤子，瞧你有銀子回頭他在半路上等著你，不但你把銀子去了，還要投了命，你我一同走罷。”高廣瑞本來沒出過門，聽這話害怕，跟著王貴一同走了。到前方這座鎮店，天飛起兩花來，王貴說：“賢弟，你我喝點酒再走。”二人進了酒館。

和尚一瞧，就知王貴不是好人。濟公目不轉睛瞧他，未免鄭雄眾人都也回頭瞧他，王貴說：“賢弟，你我別處喝去罷。”

二人出了酒館往前走。出了鎮，來到樹林子中，四面無人，王貴說：“你站住！”高廣瑞說：“做甚麼？”王貴說：“這就到了你姥姥家了，你打聽打聽太太爺我是做甚麼的？我姓王名貴，綽號叫青苗神，青苗不長，我沒有路，青苗一長，我就有了飯吃了。我久在大道邊做買賣，你趁早把銀子衣裳都給了我，我把你一殺。”高廣瑞一聽，嚇的顏色更變說：“王二哥，你我都是鄉親，我把銀子給你，你饒我這條命罷！”青苗神王貴哈哈一笑，說：“你那妄想了，太太爺做了這些年的買賣，沒留過活口。這時候我饒你了，明日你一個手指頭就要我的命了，你用手一指說：‘你這人是路劫賊。’就辦起我來了。你趁此把衣裳給我一件一件脫下來。要不然，我拿刀都剝壞了，衣裳少賣錢，我是要罵你的。你快把腦袋伸過來，給我殺了，不然煩躁了，我就拿刀亂砍。”高廣瑞一聽，嚇的戰戰兢兢，口中說不出話，哀求道：“好爺爺，我把銀子給你！”一邊說一邊把銀遞過，“我把衣服也都給你，祇要留一條褲子。但求你饒我這條性命，我感你老人家的好處。”王貴聽罷，一陣冷笑說：“小輩你不必多說，我是向例不留活口的。”高廣瑞見哀求不轉，自己氣往上沖，伸手抓起一塊石頭，照定賊人打來。王貴哈哈大笑說：“你真膽大包天，敢在太歲跟前動土，老虎嘴邊拔毛！”掄刀就剝，祇聽樹林西邊有人喊：“合字讓我！”王貴回頭一看，祇見從那邊來了三人。前頭那人，有詩為證：

頭大項短膽氣豪，藍臉紅須耳生毛。專管人間不平事，剪惡安良樂陶陶。

後跟一位穿翠藍褂，俊品人物，來者非是別人，乃是雷鳴、陳亮。祇因濟公禪師把二人用定神法制住，說拘蠍子整他二人，把兩個人嚇的戰戰兢兢。濟公走遠了，雷鳴、陳亮方能動轉，兩個人撒腿就跑，跑到這個樹林子，天下起雨來，兩個人在一棵枯柳裏躲雨，兩人心神不定，商量著回頭上哪邊去好。正在這般景況，祇見來了兩個人，陳亮一看說：“二哥，你看這兩人來的不對，一個是儒儒雅雅老實人，一個是賊頭賊腦滑溜的樣式，怕其中有緣故。”

正在猜疑，見二人進了樹林，王貴叫住，高廣瑞噁噁不休，兩個人所說的話，雷鳴、陳亮都聽得明明白白。二人正要趕過來，青苗神王貴瞧見兩個人的樣兒，先嚇了一跳，說：“二位貴姓？”雷鳴說：“我姓雷名鳴。陳亮說：“我姓陳名亮。”王貴一聽，說：“二位一說高姓，我就知道了。你就是風裏雲煙雷鳴雷大叔叔麼？這是聖手白猿陳亮陳三爺麼？”兩人一聽，把眼一瞪說：“我打你個球囊的！”“你是雷大叔叔，他是爺爺。”王貴說：“你是祖宗。”陳亮一拉刀，王貴說：“你是祖宗尖。”雷鳴說：“方纔你說的話，我都聽見了，你把銀子給我拿過來！”王貴就把銀子遞給雷鳴，雷鳴又說：“你腰裏的銀子也給我。”王貴也摸了出來。雷鳴說：“你把衣裳脫下來。”王貴說：“大爺莫這麼辦，咱們都是合字。”雷鳴說：“放你娘的狗屁！”過去一刀，把賊人耳朵砍下一個來。王貴說：“大爺，我們瓢把子來了！”雷鳴、陳亮一回頭，機伶伶打一寒戰，有一宗岔事驚人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